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
至十四年己巳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

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諡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　大學士

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陳智免王文爲右都御史　秋七月丙申朔
日食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脩建奉天華蓋謹
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　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詔京師各衙門
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
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
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
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
永制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

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為創第于城中訥曰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閏十一月　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　十二月　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

貢馬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一百五十人賜進士是科有所建立者呂原項忠程信韓雍姚夔　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勑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詰責玩寇失機故將初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且未受己約束姑令戴罪立

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牆垣濬濠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至尚書封茌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　以大理寺卿王文爲右都御史　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永和初出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廷臣多舉永和遂超擢焉　始置戶部太倉庫　吏部尚書郭璡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

故罷之　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　八月
以僉都御史魯穆巡視江南　九月　冬十月
大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
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
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脩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
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
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
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復命定西侯蔣
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

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旣敗走緬甸太軍還復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擅柄欲逞其忿檄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

瘢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蹤賞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二月　三月　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

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
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
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
民命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
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
爲禮德清啣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
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初張太
后與聞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
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
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

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據生殺予奪盡
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
郎王佑皆憸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效勤極盡
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於
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
具金銀幣帛進見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
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
庶職無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
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堤
防勢不可止矣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時聞之閭巷傳笑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禮振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謟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

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詣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立皇

后錢氏　乜剌太師順寧王脫歡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横屡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矣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鎰蘇州吳縣人忠厚端謹寛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屡登民覩愛之眞如父母每出行皆頂香迎候爭爲扶轎雖禁之不息也及鎰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及文代之欲懲其寛而濟之以猛民陽畏而陰實怨之年歲洊饑邊事日擾非復昔時之氣象矣吳人稱鎰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

以大而門遂生釁豈因陜之異政而附會之與抑遭
或然也　五月　陞王翺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
督軍務　畿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翰林侍
講劉球下錦衣獄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
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
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
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
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
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

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櫬歸瘞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又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

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云　秋七月　王振
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誣擕傾擠傳旨荷枷國學門諸
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
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爲之
罷市　八月　致仕國子祭酒胡儼卒年八十三儼
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
亭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
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入爲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
祭酒掌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
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　倭寇浙東按察

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冬十月　徙封鄭
靖王於懷慶　楊士竒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
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竒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
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勤寔多比卿以疾
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乖家訓干國紀
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竒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
靜慈仙師胡氏卒　十二月
九年春正月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舊吏
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

弛佛寺時復脩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脩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視祗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覩　二月　陞曹鼐爲翰林學士　三月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士奇平生薦達士類有古大臣之風而溺愛不明釀成子惡躭戀榮寵老不知止君子惜之　夏四月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辦事　大旱遣官請雨于嶽鎮海瀆　五月　以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六月　秋七月　兀良哈入寇成國公朱

勇率諸將分道出塞擊之　閏七月　浙西大水
八月　九月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一月　十
二月
十年春正月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鏃等于
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勑
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
赴御前面奬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
用　上從之至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鏃等賜以勑
諭宴于禮部　按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
迨後遂爲故事凡復任者遍給勑諭無復旌别而濫

愿混淆矣　二月　三月　廷試舉人賜商輅周洪謨等進士一百五十人因得業盛　五倫書成　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進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高穀工部左侍郎並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以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命禮部侍郎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故遣英齎香幣往祀之　十一月　十二月　右都御史王文鎮守陝西　是年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淮安十二

郡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議國子監聽講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謙巡撫兩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

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夏四月朔日食　倭
寇浙西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少師禮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
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爲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
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
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相黔制其防尤審自
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
口銜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
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　吏部尚書王直侍郎

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李享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九月　以鄺埜為兵部尚書

冬十月　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　命襄城伯李隆師師巡邊　十二月　召楊寧還以侍郎侯璡參贊雲南軍務

十二年春正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　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　以蕭鎡為國子祭酒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

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以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議者寢不行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塟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旣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　夏

四月　閏四月　五月　進王翺爲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下覇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覇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罸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盜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傚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王振捕之下獄籍楚

幾死竟謫戍邊　按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
也使天下之爲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
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需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爲公
卿以勵其餘顧爲王振權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
家之否運也　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秋七月　河决張秋潰沙灣入海尋决滎澤入淮工
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　禮部侍
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冬十月　浙東葉宗留反
十一月　十二月　襄城伯李隆卒
十三年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三月　廢試禮部

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賜彭時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岳正一甲第三又得王恕劉珝夏寅陳俊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
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
時不到合掌錦衣衛尋 上是之 命內閣選進士
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而萬安遂與其列
夏四月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先是巡
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鄉民
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
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鬭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別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初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結納中官侵漁鉅萬計餽送

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討營所費驗戶科斂貧乏者甚爲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啚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五月　以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　六月　以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秋七月　處州賊葉宗留猖獗征閩都督陳詔遇之與戰不利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　八月　以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　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輗爲巡
撫　冬十月　雲南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
驥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　宣
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　封昌平伯尋總兵鎮
守宣府　十一月　王驥兵至金沙江思機發堅柵
以拒驥潛渡破賊柵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鬼哭
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思機發遁孟
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渡金
沙江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驥還詔增祿一百石
起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張楷分兵討浙賊葉

宗留副總兵陳策戰歿楷進兵討閩賊　朝廷慮業
宗留與閩冦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層
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衆三萬來刼明松等
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
遁去　十二月
十四年春正月　大發兵討閩冦先是陳詔既敗賊
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
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
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

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主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遁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冦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太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冦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三月　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先廵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廵一年回京遂
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
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
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
入險阻乘間條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
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隷四五人徑抵賊巢諭
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
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夏四月
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夀召驥還　五月

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　六月　丙辰南京宫殿災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黄淮卒謚文簡　秋七月　熒惑入南斗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

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
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
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
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
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君有踈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
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
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
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

可行振始有同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振

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　辛酉上

至土木壬戌我師敗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

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鷂兒

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

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

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

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

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

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虜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亦也先弟也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　已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
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
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
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劾
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
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
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
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
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
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馬

順乎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
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
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
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
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
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
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論百官各
歸涖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
命籍王振家振宅在京城内外凡數處重堂邃閣
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是日磔王

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寸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繳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

士皆奮躍用命巳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旣淹久虜驚擾而去　虜擁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　上旣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　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蒞祚

理萬幾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繫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巳潛通其黨幟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藉與雲𥙷呂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九月朔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遥尊上爲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

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討適者各營精鋭
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
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
軍令其悉隷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
料内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
令都督孫鏜衛頴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
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廵視勿致
踈虞從郭外居民於城内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
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冦宜令在官人員悉詣
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　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典爲戶部郎中　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者亦莫敢昌言國是長洲練綱以鄉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

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於此云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使戴罪總京營兵馬　冬十月朔上皇在虜營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導奉上皇自

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
珵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
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練綱復
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
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
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
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
勒兵内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
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帝

閣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
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
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
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决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
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
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
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
之 虜破紫荆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命于謙石亨

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　虜焚長陵獻陵景陵　虜旣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虜營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勑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

義各遣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敕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從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也先出居滿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

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
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
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
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釋楊洪于獄中使之自効洪
與孫鏜范廣等率兵六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處
逐至固安大捷補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
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并糾
集忠義入援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勳衞從
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衂邊
將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兎解

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畀創傳藥晝夜籌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襃答焉　尚書石璞

鎮守宣府　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　都督王通守
天壽山　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御史
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改
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吏部尚書文淵初由
溫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
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
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
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衍期　十一月

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
論功封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
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按李賢曰楊洪起行在生長
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師善於刼營虜人畏
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
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多不過百餘
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
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
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

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心驚疑僉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
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
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
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
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
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
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
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
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
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

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
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諜者傳致之伯孫伯孫
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
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
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
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
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　虜寇遼
東提督都御史王翺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

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海以伺之虜聞遁
去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即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
諡忠烈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辦事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宣廟實錄
除郕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
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
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憲章錄卷第二十六

景泰元年庚午至三年壬申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上皇委其帳宰馬設宴帝受朝免賀　彗星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御史練綱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命下其章于所司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

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
趙琬皆兼經筵官　內侍單增下獄時增恃寵驕縱
威勢日熾大臣有給武弁持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
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
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
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　都
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
詔責全歸其田于民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
許仵旨去　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栲栳山初賊

入境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　京師烈風晝晦　鎮

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敕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二月　侍講

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

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

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

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

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

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

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

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　以邊關事啟令天

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
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
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
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
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
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
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擅其尤者
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刋布臣僚必能觀感以
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

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
御製臣鑑巳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刋布且言
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按洪武中
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
使斌遇其時當與馮堅同陞矣胡濙乃沮格之無非
畏避宦官以爲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
哉　進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前侍講
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
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
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

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
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
登進士鈇仕至叅政釪選翰林庶吉士歷御史陞浙
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
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　虜分道入寇　兵部
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　孫原貞爲兵
部右侍郎叅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夏四月
　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
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
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

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齎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初楊信民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爲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軏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

魚入舟中輒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
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
輒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
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輿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
星墜于河南岸輒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
是輿師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
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輿海寧伯　吏部侍郎何
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
虜議和不許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年七十七
謚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㢘

吉士授刑部主事召脩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熈宣德初累上疏觸怒下獄正統三年進學士陞祭酒觸王振怒幾不免乞致仕平生操行脩潔嚴以持巳恕以待人葢剛方正大之士云　五月　虜攻代州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巳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葢賊有潛入城爲内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

公胡大海廟䕃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　立京營團操法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隷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輳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指揮一十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

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諡文安改諡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人過不爲三楊所喜　城固原　六月　薛瑄轉餉貴州　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衆虜喦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剌多歸也先而獎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

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
絶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
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
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對
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荅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
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言爾等固欲荅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
富弼其人耶衆未荅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
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旣而陞都給事中李實

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
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内閣白之
遇興安被詬曰爾奉黄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
虜使北行　秋七月朔　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
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
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
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
疋粳米魚肉糕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
爲移營之具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畋而

出乃為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
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及也先實有意送我
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搶殺人後至小黃河及
乾河屢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凌遲處
死陳友等不要餞他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泫
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
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
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
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

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説講和不曾說接駕　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忒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黒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

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
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
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
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
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
再定奪　八月　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
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
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
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

我只圖番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
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
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顧善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
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筵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
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蹕丁丑宣

府南城東駐驛戊寅仍駐宣府　下千戶龔遂榮詣
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
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
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
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
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
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
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
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

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縣廣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上皇至居庸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陞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旣

又釁孽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
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
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
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
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
之良圖也　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
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
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
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

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苗衷致仕　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儀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

并通城中食且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
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
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
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
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　命
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
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
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卽命征苗聚軏皆失利
惟驥擒其酋韋同烈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

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珽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巡哨大同宣府　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龍虎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九月　改江淵爲戶

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冬十月　以王驥爲
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
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内閣陳
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
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爲一已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胡濙請
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
朝上皇不許　陳鎰王文下獄尋釋之　南京國子
祭酒陳敬宗致仕　華提學憲臣

二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藉竑至晝救荒之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廒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録六

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
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
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
曜於吏部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
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
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於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
商確政務靡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誠密勿
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
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
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翰林流閣前說事庶得

吐露肝膽不從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每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二月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廷策擧人賜進士二百人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王來擒苗酋韋同烈香爐山平　夏四月　詔廖子

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
嗜欲絶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
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
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
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
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
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

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謡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騁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襠半墮羅裳綰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開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蛾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糶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五月　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食　四川巡撫李匡破草塘賊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
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
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
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
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
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
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
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
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特率以為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秋七月　尚書
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處州盜平析
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　王來率
兵討貴州賊　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　八月　巡
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爲
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皆有常
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
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
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

役科率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
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没因以
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
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
忱之功　九月　以陳文為雲南右布政使　冬十
月　浙閩盜平　以孫原貞為兵部尚書鎮守浙江
福建　以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以祭酒
蕭鎡為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俱兼翰
林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中書舍人何觀謫外
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有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

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覬望云　十一月　十二月

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也先遣使通好固邀我使往報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特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

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

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

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

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

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

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

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按春

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

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

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鵝鵠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二月　也先攻敗普花可汗來獻捷　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蕭鎡爲戶部右侍郎　王翺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按當時罷職官員雖無贓

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
察中傷善類倡爲不許舉用之説自是玉石不分一
犯牢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二月　有星孛於
畢　彭時復爲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以右僉都
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既抵任請鏹
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
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
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
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
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閱帝

以秉爲是　夏四月　命都督同知孫安鎭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毁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學士商輅上

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管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柰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邊中内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鏊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宮僚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翺何文淵並加太子太保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恩遂以太子

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𤥭庶兄黃玹以捍禦
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𤥭巡
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玹情
罪置獄當死玹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
京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
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
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
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
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
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午廢上皇長子

皇太子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大赦天下王直得所賜金寶和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黃竑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看致仕　先是帝意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　按南城之劉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

移犢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

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

貞也　六月　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召征苗總兵

官保定伯梁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

寧故也　秋七月　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南廣軍

務時兩廣寇作兩鎮將官互相觀望故命翺總督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

整飭四川軍務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

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遂致顯融非士論

所與也贈禮書謚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爲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彼譎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非而因循以致高位世顧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八月　熒惑晝見　九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閏九月立圜營　冬十月　命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

機務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
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
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
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
禎穀遂舉文尋改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十一月巳未朔日食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　清理鹽法　申勅薦舉

憲章錄卷第二十六